

# 大量的白色烏鵲： 超常現象的證據

David Ray Griffin

本章的標題包括了對於威廉·詹姆斯 (James) 著名的論斷的暗示，即要證明所有的烏鵲不都是黑的，只需要一隻白色的烏鵲。這個論斷是針對那個拒斥超常知覺的教條而作出的。這個正統的教條是“任何人的智能中沒有任何內容不是來自於平常感知的經驗的”。詹姆斯論斷的要點在於，要破壞這個信仰，我們只需要一個反例：

如果你允許我用專業的邏輯學語言來表述，即一個特例就可證偽一個普遍性的命題。如果你想推翻所有的烏鵲都是黑的這條定律，你並不一定非要尋求證明所有的烏鵲都是白的，你只要證明有那麼一隻烏鵲是白的就足夠了。

邏輯上，詹姆斯所說的當然是真的。但是，心理上，我們

---

原載：David Ray Griffin, *Parapsychology, Philosophy, and Spiritualit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Albung, 1997, 節譯 PP.41-93. 原作者與出版社允許此譯作出版，特此致謝！

大多數並不照其行事。如果我們知道只有一個被認為是超常知覺的例子，我們便可能拒絕這個證據，或者簡單地把它當作異常的東西擋到一邊。我們其實還有一個關於鳥類的諺語：“一隻燕子算不上夏天。”為確信起見，我們需要某些形式的重複。換句話來說：我們需要可重複的白色烏鵲。

雖然可重複性，或稱複現性這個術語，通常用來指實驗結果，但事實上至少有四種相關的可重複性。除了超心理學家沒有可重複的實驗室實驗的看法外，對於超心理學的證據還有三個普遍的看法：所謂自發性的超常事件是不可重複的，沒有受檢者能在嚴格控制的條件下經常地復現超常現象，報告並接受超常現象存在的僅有的人也被認為是在智力，批評力，能力或是誠實的品格上有缺陷。讓我們倒過來一條一條回應這些看法，我認為對於所有的這四種類型，我們都有可重複的白色烏鵲。就是：自從十九世紀後期開始對於可感知的超常現象的科學研究以後，不斷地有在智力，誠實，以及能力上確實無疑的人接受超常現象的存在，而且通常在第一手經驗的基礎之上。在嚴格控制的情況下，能夠重複證明ESP能力，PK能力或是二者兼具的人不斷出現，他們中的許多人從未被發現有任何形式的欺詐行為。有些類型的自發性超常現象在不同時間和地點重複發生。在大範圍的既包括特異功能人士也包括普通人的對照試驗中，在可重複性的基礎上獲得了顯著高於偶然性的肯定性結果。

## 一、第一類白色烏鵲

在提及“可信的”知識分子時，我是指那些在智力，誠實，和能力（例如，可以進行很好控制的實驗並且能防止或察覺欺詐行為）方面，除此以外無可置疑的人——就是說，如果

他們不宣稱自己相信超常事件的話。存在大量這樣的知識分子這個事實很重要，因為拒斥自發的或是實驗性的超常影響的證據的主要方式就是誹謗證據報告者的智力，能力，或是誠實。在那些認為超常事件不可能的批評家眼中，他們如此證明的這個事實本身就說明，他們是不可信的。早期的一個心靈研究者，埃迪默的·戈內（Edmund Gurney）模仿那些批評家關於一些超常事件報告的證據時的立場：

事實是如此的不可能以至於需要極其有力的證據來使我們相信它；這個證據不好，因為你怎麼能信任相信如此荒謬之事的人？

換句話說，當有人針對批評者關於沒有可信之人報告過超常事件的指責而提出反證時，反證中的那個人報告了這些事件這一事實本身被用來作為他或她不可信之證據。這一策略可用來對付那些總的可信度並不清楚的普通人。而且它甚至在涉及個別知識分子時仍然起作用，例如那些其可信程度廣為人知的科學家和哲學家。但是當這一策略涉及大量這樣的知識分子時，它本身也就喪失了可信度。

對超常事件報告的拒絕通常集中在對欺詐行為的指責——或是知識分子這一部分的欺詐行為，或是受試主體的欺詐行為，而知識分子沒有能力發現。對於證據的拒絕如此經常地出於對欺詐行為的指責這一事實，在某種意義上，是超心理學界的一個勝利。亨利·西格威克（Henry Sidgwick），心靈研究協會（SPR）的第一任會長，1882年在他的公開就職演說中指出：

我們必須將反對者置於這樣一種境地，即他被迫要麼承認這種現象是無法解釋的，至少他無法解釋，要麼譴責調查

者說謊或是欺騙，或是與任何有智力的狀態都不相容的愚昧或健忘，除非是絕對的白痴……我們必須竭盡所能，使批評者除了說調查者在玩詭計之外沒有任何瑕疵可挑。但是，當他沒有什麼瑕疵可挑時，他就會斷言那個。

與這些確實重複作出的斷言或多或少的相關，所牽涉可信任的知識分子的數量變得重要起來。大量的無批判力的個體當然會被重複地愚弄。並且對於每個給定個體，不管其判斷力正常與否，都可能偶爾被愚弄。但是當可信的調查者的人數增加時，關於所有超常事件的報告都是來自對調查者使用詭計的指控就變得越來越難以相信。對於調查者一方的欺詐行為的指控也是一樣的。一些總體上被認為是誠實的科學家，包括一些超心理學家，被發現有欺詐行為。但是由於另外的可信的知識分子的數量增加了，這種指控就變得越來越難以相信。第1章中提供了一份這樣的可信的知識分子的部分名單<sup>(1)</sup>。

(1) 關於實踐者的可信度，在那些為證據所說服而確信超常事件確實發生的，並且其中某些人還直接從事心靈研究的有名人士的名單中，包括許多在其他方面很著名的人士。在哲學家中，這份名單包括 Henry Bergson, C. D. Broad, Curt Ducasse, William James, Gabriel Marcel, H. H. Price, F. S. C. Schiller, Michael Scriven 和 Henry Sidgwick。在著名的心理學家中，名單包括 Jule Eisenbud, Theodore Flournoy, Sigmund Freud, William James (又一次)，Pierre Janet, Carl Jung, William McDougall, Gardner Murphy 和 Rudolf Tischner。在物理學家中，我們有 William Barrett 爵士，David Bohm, William Crookes 爵士，Thomas Edison, John Hasted, Pascual Jordan, 諾貝爾獎獲得者 Brian Josephson, Oliver Lodge 爵士，Lord Rayleigh (John William Strutt, 1904 年因分離氫獲得諾貝爾獎)，和 Helmut Schmidt。天文學家中：Camille Flammarion 和 Arthur Eddington 爵士。生物學家中：Alexis Carrel (1912 年獲得諾貝爾獎)，Hans Driesch, Claude Richet (1913 年獲得諾貝爾獎)，

## 二、第二類白色烏鵲

James自己用白色烏鵲這個詞指的就是第二類的：一個能恆常地，重複地證明其超常能力的人。這種可重複性並不需要就是，而且通常也不是100%。但是超常能力顯然遠比在普通人群中出現的頻率要高的頻率出現，在某些例子中達到了“隨心所欲的可重複性”。

歷史提供了數不清的關於顯然擁有這些能力的個體的報告。這些人中的一些，例如耶穌，釋迦牟尼，以及當代的 Sathya Sai Baba，導致了新宗教運動。許多其他人，雖然沒有創立新的運動，也在他們各自的傳統中被尊為聖徒。還有一些人，例如神使和薩滿教巫師，與他們的特殊能力相聯繫，有着特殊的宗教職責。

雖然那些關於耶穌和釋迦牟尼的所謂神迹故事沒有確證的可能性，但是據報告現代印度的Sathya Sai Baba 也有類似的

---

和 A. R. Wallace (他與達爾文同時提出進化的自然選擇理論)。在文學名人中：William Blake, 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 Arthur Conan Doyle, Aldous Huxley, Maurice Maeterlinck, Thomas Mann, Gilbert Murray (他經常在會客室遊戲中演示自己的超感覺能力)，Upton Sinclair (他在這個學科上的著作被愛因斯坦推薦)，Mark Twain, 和 W. B. Yeats。在政治家中：Frances P. Bolton (任美國國會女議員將近三十年)，Mackenzie King (任加拿大總理二十二年)，和 Arthur Balfour (1902 到 1905 年間任英國首相)。很難把上述名單當成一份“瘋子和狂想者”的名單。

在大多數領域中，我們信任權威。我們不要求自己通過望遠鏡去親自觀察紅移現象或是要求證明回旋加速器確實是像科學家們說得那樣運行。我們相信我們認為應該知道這些事情的人的話。那麼，我們為什麼不相信在上一段中列舉的那怕是其中一部分人以及現在的超心理學家的話而相信超常影響確實發生呢？他們的工作在學術著作和雜誌中就可以得到。

事迹，並且一位廣受尊敬的超心理學家，在深入調查後，確信這種現象是真的超常。若能確證這類事件今天也在發生，當然也就排除了假設它們大約兩千年前在以色列和印度沒有發生的主要理由。

然而，不是所有的第二類白色烏鵲都是特別相信宗教的，這個事實與認為他們的力量雖然是非常的，但不是超自然的觀點一致。而且這些人中的一部分願意參加超心理學家的測試。這一節就是講述這種類型的人的。

#### Leonora Piper

從 Leonora Piper (1857-1950) 開始是合適的，因為她就是“白色烏鵲”這個術語起初指的那個人，並且一些她的功能已經在上文提到。而且，她還是為英國和美國的SPR成員提供有關超常能力的有力證據的第一個受試者。她的“靈媒能力”的記錄至今在數量和細節兩個方面仍是我們擁有的最好的。除了她那些確鑿的預言，還有一些條件使得她成為一個理想的受試者：她沒有受過高等教育，因此無法懷疑她本人是她所傳遞到大多數信息的來源；她不富有，因此不可能支付很多偵探的薪水；她對調查者採用的所有手段都充分合作；並且她被研究了超過二十五年的時間。

我上文提到，她是被 William James 發現用來進行心靈研究的。然而，在他的最初研究之後，對於她的能力的調查是由澳大利亞人 Richard Hodgson 來進行的。後者 1887 年來到波士頓成為美國心靈研究協會的秘書。Hodgson 有善於發現欺詐行為的名聲，他自己和其他人也認為他在這個案例中也會如此。

Hodgson 的懷疑論在他們第一次會面時動搖了。當時他是匿名的，但她在精神恍惚中說出了他在澳大利亞的親戚和朋友的隱私細節，而這些他無法想像她可以通過普通的方式得知。

下面這段摘錄自他第一次會面時的筆錄。（“Phinuit”是“控制”的那個人，那些日子中他是顯性的。方括號中的評論是 Hodgson 自己的反應。）

Phinuit 開始了……描述我的家庭成員。“母親活着，父親死了，小弟弟死了。”【對。】父親和母親正確描述出來了……Phinuit 試圖講出一個從“R”開始的名字，但是失敗了。【我的一個小妹妹，名叫 Rebecca，當我很小的時候死了……】“除了母親之外你們四個人活着。”【對。】Phinuit 提起“Fred”這個名字。……“他說你們一起上學。他總在玩跳背遊戲，總在笑着。在他死前有抽搐性的運動，掙扎。他死於一種痙攣……【我的表兄弟 Fred 在跳背、跳橡皮筋等遊戲中遠遠超過了我認識的所有其他人，……他在體操中脊柱受傷……被送往醫院，在那兒他待了兩個星期，不時地發生痙攣性的抽搐，並且在其中的一次發作中死去。】

在決定 Piper 夫人有進一步研究的價值後，Hodgson 採取了很多防範措施以避免任何可能的欺詐行為。他對她的精神恍惚是否是真的進行了試驗，發現針刺，切割，灼燒，或者將氯氣置於鼻下均不能干擾她。讓她超感的對象被匿名和用假名介紹給她，並且是從一個大範圍人群中抽取的。Piper 夫人和她的家人被偵探跟蹤達幾個星期以確定他們沒有諮詢人們的情況，信件也被檢查以保證她沒有從代理人那兒接受信息。在她被研究的所有那些年中，她從未被發現做過任何可疑的事情。

考慮到如果 Piper 夫人離開波士頓的話，欺詐行為的可能性就能被更完全地排除掉，Hodgson 於 1889-1890 的冬天把她帶到了英國。這是許多次的長期訪問中的第一次，在這些訪問期間她受到了英國調查者的研究。有一段時間她與在利物浦

教書的物理學家 Oliver Lodge 待在一起。Lodge 與她共有二十一次面試，認為它們可作為證據，這部分地是因為有各種條件限制她從普通方式了解他、他的家庭、他的朋友的隱私細節的可能：家裏請了對家庭情況不了解的新傭人；家庭聖經和相冊是鎖起來的；Piper夫人允許對她的行李進行搜查，對她的信件進行檢查；會面者都是匿名介紹的。

的確，Piper夫人也有不靈的日子。這時控制的人就摸索尋找信息，空洞地胡言亂語，下多種錯誤的斷言，試圖掩蓋“他的”錯誤，諸如此類。但是靈驗的日子有許多，那些日子中Piper夫人提供了大量關於她從未見過的人的豐富的訊息，這些人的親屬分布於全世界。這些訊息通常不是能從公共記錄，墓碑，和閑聊中獲取到的那種類型（總的來說，她不善於名字和日期），但通常包括瑣細的和隱私的事情。一些人碰到了她不靈的日子並且再未回來，他們的印象並不深刻。但是幾乎每個和她長期共事的人——他們中的一些斷斷續續達二十五年之久——變得確信她確實有超常能力。

他們思想中唯一真正的問題是如何去解釋這些能力。大多數可作為證據的會面提示她與死者的靈魂保持聯繫，甚至可能暫時地被它們控制。導致許多會面者得出這個結論的原因是，除了經常從死者的觀點來描述事情之外，她甚至具體運用他們的聲音和身體手勢。然而，在1892年Richard Hodgson第一篇關於Piper夫人的論文中，他拋棄了此種解釋，認為她的所有信息都是通過心靈感應和超人視力獲得的。

#### Gladys Osborne Leonard

Gladys Osborne Leonard是一個可與Piper夫人相比的英國靈媒（1862-1968）。像Piper夫人一樣，她願意與調查者充分合作，被偵探尾隨，但從未被發現做過任何可疑的事情。

她有些專長於“書籍測試”，藉此以證明通過她交流的那個人確實就是它所宣稱的那個死者。在下面這個例子中，假設的交流者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殺的“Bim Tenant”（“Feda”是Leonard夫人的控制者。）

Feda：“Bim 現在想發給他父親一條消息。這本書是特地為他父親選的……當你進入畫室時，在門右邊的書架上從左往右數第九本書；記下標題，看第 37 頁。”

我們在架子上找到了第九本書：樹木。

並且在第 36 頁的下面一直到第 37 頁上，我們讀到：“某些時候你會在木頭上看見古怪的標記；這是由打洞的甲殼蟲造成的，並且對樹的傷害非常之大……”

這則消息可作為證據的理由在於Bim的父親對於林學非常感興趣，而且他對於甲殼蟲的偏好是一個家庭笑話。

Eleanor Sidgwick 於 1921 年分析了 532 例這類書籍測試，認為其中 92 例（17%）是成功的，100 例（19%）是有些成功的，96 例可疑，40 例是幾乎完全的失敗，還有 204 例是完全的失敗。換句話說，至少有百分之 36 的可以認為是成功的。一個包括 1,800 例的模擬書籍測試，表明小於百分之五的成功是可以歸因於偶然性的。

#### Daniel Dunglas Home

Piper夫人和Leonard夫人主要是“精神靈媒”，也即指她們的特異功能完全地（Piper夫人），或者至少主要地（Leonard夫人）是在超常知覺的感知領域。SPR 的重要人物喜歡這種方式，因為他們對於那些據說擁有意念力的所謂物質靈媒感到很不舒服。然而，如果不是有一個這樣的靈媒，Daniel Dunglas Home（1833-1886），協會可能還不會成

立。正是 William Crookes 關於 Home (發 Hume 的音) 的實驗報告創造了成立協會的興趣。

對於我們中大多數人來說，歸於 Home 的這類型的物理現象是如此的令人驚駭，以至於在提到任何這些現象之前必需作相當多的準備。然而，這些可能需要的準備是如此之廣泛以至於我不能在這兒提供出來。我只能替代性地向讀者推薦 Stephen Braude 的《影響的局限》一書的前七十頁。這本書含有極大的勇氣以及智慧（我自己對 Home 技藝的總結也基於此）。在這些討論中，Braude 不只回答了通常針對這些現象的各種先驗論的爭辯，還指出了那些總體上使得人們，甚至大多數超心理學家（直到不久前還包括 Braude 本人），不願面對這類現象確實發生過的強有力的證據的恐懼的種類。Braude 指出，至少在知識分子中那些恐懼中的一種——如果某人足夠認真地報告了這類現象並對它們進行調查，他就會受到同事們的嘲笑——是經常發現的。但是，他還指出，獻身於真理要求甚至這種恐懼也要戰勝之——至少在一個人有了終生職位的保障之後！當他自己在這個節骨點上時，他回憶道：

我抱着這樣一種預期開始，以為已被接受的智慧將得到支持，而我關於超常現象相對無價值的信念只不過將被很好地證實。但是證據擊倒了我。我對它獲知得越多，傳統的懷疑論就顯得越脆弱，我也就越清楚地意識到無知會在何種程度上為懷疑論助燃。我被迫面對這樣一個事實，即我找不到任何適當的理由來懷疑大量的前所未知的證詞。

雖然 Braude 完全承認在閱讀那些報告時，很難不懷疑那裏面肯定有某種欺詐行為，即使沒人不能想像那欺詐行為是如何發生的。他說“對那些不了解事實的人來說——至少對那些最優秀的例子而言——懷疑論關於欺詐行為的指控是有力的。”

帶著這種最少的心理準備，現在我將轉向 D. D. Home，他可能是當今時代出現的他那一類白色烏鵲中最強有力的一位（至少，可能，早於 Sathya Sai Baba）。

1833 年在愛丁堡出生後不久，Home 就被一位姨母收養了，並在 9 歲時隨着她搬到了新英格蘭。雖然在整個少年時代，或甚至更早一些的時候，他顯然就已經擁有超常視力，但是物理現象直到他十七歲時就在他母親死去後不久才開始在他身上發生。雖然 Daniel 把這些事件（撞擊和移動物體）看作是上帝仁慈的表現，他的姨母卻認為它們是魔鬼的示威，並且在他滿十八歲的時候把他趕出了家門。從那時起，他就靠那些被他的能力激起興趣的人的捐贈生活，雖然他顯然從未要求過或是接受過金錢。他曾經想成為一名內科醫生，並且曾被他的一名捐助者送到醫學院，但是糟糕的健康使得他不得不放棄了。

我們現有的關於 Home 現象的第一份優秀的描述是基於 1852 年由兩位有經驗的調查者進行的關於所謂的巫師現象的調查——記者 William Cullen Bryant 和來自哈佛的教授 David Wells——與他們同行的還有另外兩位哈佛教授，意圖揭開 Home 的騙局。會面在一間照明良好的屋子中進行（這變成了 Home 的習慣），並且調查者被允許檢查任何東西，包括牽涉到的桌子。然而，調查者們不但沒寫報告揭穿騙局，相反，他們寫了下面這段聲明並且簽了名：

桌子被用很大的力量向各個可能的方向移動，當時我們不能察覺到任何導致運動的原因。它（桌子）如此有力地推動我們每一個人以至於將我們從自己的位置上推開…… Wells 先生坐在桌子上，桌子帶着巨大的暴力搖動了一段時間，最後它用兩隻腳平衡，保持了大約三十秒鐘的這種狀態，在此期間沒有其他人接觸到它……三個人，Wells 先

生，Bliss先生和Edwards先生，同時坐在桌上，當他們這樣坐着時，桌子被向各個方向移動……總之，我們觀察到，D. D. Home先生經常地要求我們抓住他的手和腳。在這些事件發生時，房間照明很好，燈經常地被放在桌上和桌下，進行最密切檢查所需的每一種可能的機會都被提供給我們，並且我們承認這個斷然的聲明：我們知道自己未被利用和欺騙。

1855年，Home搬到英國（他的醫生們建議這樣做，因為一些奇特的原因），在那以後他作為靈媒的生涯實際上中斷了。他成為一位國際名人，在超過二十五年的時間裏在成千上萬的觀眾前表演他的能力（除了有一年他失去自己的能力）。與大多數物質靈媒不同，他不在黑暗中操作。他的表演經常在那些他從未去過的地方（包括皇家宮殿）突然舉行（這樣就不可能有任何事先的準備）。在這段時期內，從未發現屬於他那方面的任何種類的欺詐行為。當然，他也有誹謗者，但是甚至他們中的一部分人無意地成為證明他的力量真實性的證人。

詩人 Robert Browning 就是一個這樣的敵意證人。在 1855 年參加了在 Ealing 舉辦的一次表演會的一個月內，他強烈地爭辯說 Home 是在作弊。他後來在《靈媒 Sludge 先生》一書中將 Home 作為吹牛者的原型。然而，在一封日期署明是剛剛參加完表演會的兩天之後的信件中，Browning 寫了一份與他後來的斷言差別非常大的詳細報告。他描述在良好的照明情況下看見 Home 使一張桌子輕輕地飄浮起來，還說明了 Home 的手在桌子上方，且沒有使用他的腿或者腳。他還描述沒有人碰的手風琴的演奏，這正是 Home 的標準技藝，以及放在他妻子，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 頭上的一個花環的物質化。導致 Browning 改變他的故事並開始野蠻地攻擊 Home 的並不是某些後來的觀察，因為他再未參加過另一場 Home 的表演

會。實際上，那很可能是由於在 Ealing 時的主辦者拒絕邀請他參加第二次表演會。或者可能是 Browning 覺得他想與之在精神上完全合為一體的妻子，太全神貫注於 Home 了。或者可能，像在目睹這類事件之後提供了信任的證明書的許多人一樣，他後來覺得只是不得不把欺詐行為作為解釋。無論如何，現存的這封信顯示，就在觀察 Home 的表演之後，他是相信這個現象是真的。

第二個敵意的證人是 David Brewster 爵士，一位蘇格蘭的物理學家，被認為是他那個時代領先的科學家之一。Brewster 1855 年參加了兩次 Home 的表演會，一次在 Ealing，另一次在 William Cox 家中。在第二次會後，Home 給在美國的一位朋友寫信，指出 Brewster 和其他人承認他們無法對他的技藝提供常規的解釋。這封信流傳回英國，並且在倫敦的一家報紙上發表，這顯而易見地造成了一些尷尬。Brewster 給編者寫了一封信，否認了那個聲明，改為宣稱他不僅明白所有這些現象如何可能由手和腳製造出來，而且還可以證明它們中的一些確實是這樣產生的。在後來的信件交換中，Cox 報告在當時 Brewster 確曾斷言，“這動搖了五十年來的哲學。” Cox 還反駁了 Brewster 關於自己未被允許觀看桌下的聲明。小說家 Anthony Trollope 也駁斥了這一點，他還指出，在 Ealing 的那場表演會上，Brewster 承認當他在桌下觀看時，他看到了桌子在移動。

Brewster 拒絕收回他的否認，但是，像 Browning 一樣，他在表演會後不久寫了一份報告。這份報告於 1869 年，他死後的那一年，由他的女兒在《David Brewster 爵士的家庭生活 (The Home Life of Sir David Brewster)》一書中發表。（就像 Braude 指出的那樣，對於她父親在這件事上的不誠實的揭露，和題目中的雙關語一樣，當然都是無意的。）下面就是 Brewster 對於 Cox 家舉行的表演會的私人報告，當時他是被

**Brougham** 勳爵邀請去“以協助找出騙局所在”：

我們四個人在一張中等大小的桌子旁坐下，我們被邀請檢查桌子的結構。不久桌子抖動起來，一種顫慄的運動順着我們的手臂往上升；在我們的命令下這些運動停止了，然後又重複出現。最無法解釋的是在桌子的各個不同部分發出來的叩擊聲；並且當沒有手接觸它時桌子確實從地上升了起來。另一張更大些的桌子被出示，並展示了相似的運動……然後【一個】小手鈴被口朝下放在地毯上，在擱了一段時間之後，它確實開始響了起來，而那時沒有什麼東西能碰到它。然後鈴子被放到另一邊，仍然擱在地毯上，它向我移動過來，並且把它自己放在我的手上。同樣的事情對 **Brougham** 又發生了一遍。

這些就是主要的實驗情況；我們對它們不能作出任何解釋，並且無法推測它們是如何被任何一種機制產生的。

關於 **Brewster** 的私人和公開報告之間的差別，《旁觀者》評論指出：“科學的英雄沒有像我們希望或預期的那樣證明自己的清白。”

**Home-Brewster** 事件說明了哲學家 **C. J. Ducasse** 關於希望性思維和欺騙的論點的正確性。超常現象的信徒常常受到這樣的懷疑。但像 **Ducasse** 指出的那樣，我們至少應該對於其對立方面的證明抱有同樣的懷疑：

對於欺詐行為的檢測，或是對於錯誤觀察，或是對於所觀察到的東西的曲解，或是對於催眠誘導的幻覺等等的指責的，必須像要證明這些現象的真實性那樣仔細地和批判地進行審查。因為就像渴望和信任超凡現象的這一邊一樣，在正統，懷疑論，和保守主義的那一邊同樣可能有希望性

思維，偏見，情感，倉促的判斷，天真，和理智上的欺騙。與其他人的不負責任地接受信念的動機相比，不負責任的懷疑的情感動機實際上可能更為強烈——尤其是在那些受過科學教育的人身上更是如此，因為這涉及到他們知識的尊嚴。

**Ducasse** 的最後一句尤其重要。**David Hume** 指出，當在相信自然界的正常秩序被破壞或是相信有人在撒謊之間作出選擇時，我們總是採納後一種假說。因為我們知道人有些時候會這樣做，反之，我們並不知道自然界的正常秩序是否曾經被破壞過。然而，除了需要補充一個基本事實即我們直到現在也不了解“自然界的正常秩序”的所有變量，我們還需要對人類動機的了解作更多的補充。一方面，我們能容易地想像為什麼知識分子會拒絕目擊超常事件的機會，或者，如果他們目擊了超常事件，為什麼他們後來會否認他們做過。另一方面，難以想像為什麼 **William James**，**Henry** 和 **Eleanor Sidgwick**，**Oliver Lodge**，和 **William Crooks** 這樣有成就的人如果不是確認超常事件確實發生，會為此作證。他們知道，出具這樣的證明對他們的事業和名聲都沒什麼幫助，並且，有可能會損害他們。

現在暫時停止考慮這一點，我將轉向 **Crooks** 關於他對 **Home** 進行調查的報告。

由於對簡單的觀察感到不滿意，**Crooks** 後來做了一些實驗。第一個有關傾斜桌子的實驗用的是一張三十二磅重的桌子。**Crooks** 用彈簧秤確定了正常狀態下為了讓桌子傾斜需要八磅的力。然後，當 **Home** 告訴桌子“輕一點”時，只需要兩磅的力就可以從地上抬起桌子的一隻腿；在“重一點”的命令之後，就需要三十六磅的力。你可能會很懷疑地認為後一個數字是由於桌邊坐着的人，可能把手輕輕地擱在桌上，無意識地施加了向下的力。然而，在另一個“加重”實驗中，抬起桌子

腿需要的力是四十五磅，而此時坐着的人的手都放在桌面下。**Home**，當然，被認真地看着以確信他沒有用他的腳。

在另一次測試中，**Crooks**讓**Home**將手指放在一塊板子的一端，然後試圖讓由彈簧秤支撐的另一端變得更重一點。這個板子被如此設置，以至於**Home**一旦推動他那一端，就會使另一端變輕，而不是變重。但是，另一端的重量從3.5磅增加到了9磅。參與了這個實驗的還有**William Huggins**，一位傑出的物理學家和天文學家，並且像**Crooks**一樣，也是皇家學會的成員。

還有一個測試是有關手風琴的。**Crooks**為測試購買了一架新的手風琴，以驅散關於**Home**自己的手風琴以某種方式作弊的懷疑。他還觀察了**Home**在這個場合穿的衣服，注意到**Home**身上沒有任何隱藏的裝置。此外，**Crooks**還帶來了一個籠子，把手風琴放入其內，這樣**Home**除了像他一慣所做的那樣用一隻手的大拇指和中指抓住鍵盤對面的那一端外，就不可能接觸到手風琴。**Home**的另一隻手擱在桌上，他的雙腳也被抓住。盡管如此，**Crooks**報告道，手風琴一張一合，音樂開始演奏。然後，**Home**將手從手風琴上完全挪開，放在他旁邊的人手上。手風琴仍然繼續演奏，並在籠子裏飄浮起來。給**Crooks**繞在籠子外的絕緣銅線通上電，沒有導致任何不同。

除了僅有的一些例外，**Crooks**找不到其他的科學家來親自觀察和測試這些現象。**George Stokes**，一位皇家學會的官員，用下面這些話來拒絕會見**Home**的邀請：“我不想會見任何人；我的目的是去細查這些裝置，而不是去見證這些效應。”**Stokes**後來決定他太忙以至於不能來檢查這些裝置——雖然他並不是那麼忙，還有時間給**Crooks**寫了一封長信解釋他的實驗一定有錯誤的地方。然後，當**Crooks**向皇家學會提交了一篇有關他對**Home**所作的調查的報告，**Stocks**沒有找

任何仲裁人，自己否決了這篇論文，顯然他自己甚至沒有讀過。

根據**Crooks**，另一個關於正統科學家的態度的例子是有關**William Benjamin Carpenter**的事件，他在皇家學會的《科學評論季刊》上發表了針對**Crooks**和其他人的文章，題目為“招魂說和它的最近的追隨者”。除了用匿名發表之外，這篇文章充滿了曲解和甚至是欺騙性的陳述。皇家學會理事會在一項特別決議中，承認文章中的陳述是錯誤的。但是**Carpenter**並未受到科學界的譴責。實際上，第二年他當選了不列顛科學進步協會的主席。

在經歷了這些反應的若干年之後，**Crooks**放棄了與科學界的成員就**Home**交流的打算。在1894年給**Lodge**的一封信中，他寫道：

這看起來是件殘忍的事情。**Home**到倫敦好幾年了，請求科學家的到來和調查，把他自己慷慨地獻給他們願做的任何實驗，而除了一或兩個例外，沒有人願意利用這個提議。我竭盡全力讓科學家來觀察這個現象，但是我的辛苦得到的所有回報就是認為我是個精神病，以及對**Home**的凌辱。

因此，那些今天希望懷疑**Home**現象的真實性的人，找不到當時任何懷疑它的科學研究。那些確實對這些現象進行調查的科學家們宣稱它們是真實的。這些科學家包括（除了**Crooks**他自己）**Davoid Wells**, **David Brewster**（不情願地，死後地），**William Huggins**, **Alfred Russel Wallace**（達爾文進化論的共同發現者），和**Francis Galton**（他在1872年給達爾文的一封信中，提到了**Home**對於調查的公開，並說他認為**Crooks**“的研究程序是完全符合科學的”）。那個時代的批

評家認為他們可以沒有根據經驗性的調查而隨意地拒絕這些現象：**Crooks** 和其他人報告的這些事件沒有發生，因為它們不可能發生。因此，對於**Home**現象的當代批評家也脫不出這個窠臼。

這個事件特別清楚地表明了一點，即對於經驗性證據的評價與關於可能性的哲學問題是不可分割的，並且因此與世界觀，與摻雜着期冀或恐懼的想法也是不可分割的。雖然有關**Home**的特異功能的報告與日常事件過程比較是如此令人驚奇，但對於今天那些有哲學洞察力而且並不排除這樣的現象的人來說，沒有什麼好的理由來否認它們確實真的發生過。

當然，對於我們大多數人來說，如果**Home**現象的報告完全沒有其它類似的報告作佐證的話，結合當時證言的力度，僅僅說缺乏哲學上的理由去排除這樣的現象還是不夠的。然而，他們並非沒有佐證。首先，意念力有實驗室證據，這在下文將要討論。毋庸諱言，它們大多數是在比**Home**的事蹟要小得多的尺度上。但是，一旦任何類型的意念力被證明，就能穿越至關緊要的那道屏障。一個關於較大的意念力事件的報告從心理學上來說，比較小的事件能激起大得多的懷疑，然而在哲學上來說，它沒有提出任何新的問題。無論如何，即使**Home**類的現象也不是獨一無二的。有可靠的報告表明至少大多數他的現象也發生在其他人身上。有廣泛的記載表明，這些現象之一，飄浮（自己的身體），已被廣泛在 **Copertino** 的 **St. Joseph, Avila** 的 **St. Teresa**，和其他幾個人那裏也發生過。有記載表明其他一些物質靈媒也曾使家具移動。大規模的物理現象屢見於有關所謂的幽靈案例的記載中（將在下文討論）。並且像**Home**這樣規模的故意製造的物理現象也見於有關**Sathya Sai Baba** 的記載中。

順便提一下，雖然對於 **Sai Baba** 的超常能力許多可信的證人作出了讓人印象深刻的證詞，我還是沒把他算作第二類白

色烏鵲的一個，因為他不願意參與實驗性的測試。然而，他曾被首要的超心理學家之一，**Erlendur Haraldsson**，廣泛地研究過。在《當代奇蹟：一份對於 **Sathya Sai Baba** 相關的心靈現象的調查報告》(1987) 一書中，**Haraldsson** 寫下了這樣一段總結的話：

那麼對於物理現象我們的結論是什麼呢？由於缺乏實驗性的證據它只能是有點假設性的，雖然四十年來證言是廣泛的和持續的。當然，我們不能確定，是否在 **Baba** 一生中的某些時期，一些物質產物是由手上的技倆製造出來的。然而，我們能直接聲明的是，儘管花了長時間的和辛勤的努力，我們沒能發現欺詐行為的任何直接證據。

這樣，在回應那些說所有第二個主要類型的白色烏鵲的例子都是過去的，因而無法觀察到他們的抱怨上，**Haraldsson** 的書提供了一隻這樣的白色烏鵲今天仍在活動的第一手證據。

#### Ted Serios

不容置疑，如果近年來第二類白色烏鵲拒絕接受測試的話這將是受到懷疑的一個原因。然而，情況並非如此，一個叫 **Ted Serios** 的人公開聲稱具有意念力，他非常樂於接受實驗性的測試。精神病專家 **Jule Eisenbud** 對 **Ted Serios** 進行了數年廣泛的研究。

**Serios** 的特異功能是超常攝影術，據說這項特異功能存在的時間和攝影術本身存在的時間一樣長。二十世紀早期在日本、美國、法國、英國都開展並報道了很多實驗。英格蘭研究超常攝影術的研究會聲明經過很多測試並檢查了數千張圖片之後，他們一致同意可以排除欺詐的可能性。然而，在 1933 年心靈研究會的會刊對“鬼靈攝影術”進行了一次揭批後這一主

題就聲名狼藉，並且直到Eisenbud注意到Ted Serios之後它才獲重生。

首次超常攝影是發生在Serios三十多歲的時候，那時候他是芝加哥旅館的一名電梯操作員。他的一個工友會催眠術，他發現Serios是個很好的受試者，他建議Serios利用“超常的遙視力”來發現隱藏的寶物。催眠家的建議是讓Serios得到他超常看到的那些地方的圖像。一天，當有幾幅圖像的膠片交回到他手上時，Serios認為催眠家在耍弄他。但是當他得到拍立得相機拍的照片時，他和其他的人都相信了。1962年，Illinois通靈研究學會副主席Pauline Oehler在Fate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當Eisenbud從出版人Cuetis Fuller那裏得到了該文時，他將它扔到了一邊並發表了以下的觀點：

這類資料我已看得夠多了，並且知道儘管在主觀上採取了謹慎的措施，但是很明顯某些地方肯定有漏洞。我沒有理由來懷疑Oehler女士對真理的嚴肅性和誠實性，但是我認為我有理由懷疑她的科學的判斷力，或者至少是她所受的培訓和能力。而這些對於將那些真正的奇異現象與那些外表相同的刻意創作的（也就是出於欺騙而創作的）現象區分開來是必不可少的。

最終在別人勸說下Eisenbud對Serios親自進行了實驗，並開始信服Serios確實具有真正的特異功能。

由1964年至1967年，Eisenbud對Serios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在此期間Serios製造出了400多幅用平常方法不能解釋的照片。三十多位受過教育的目擊者對他進行了觀察，其中多數人簽署了觀察報告聲明這些照片是在正常解釋無法令人相信的條件下產生的。簽字者包括魔術師、攝影師、精神病學家、物理學家、工程師以及其他科學家。Eisenbud報道現場觀察

Serios的人中沒有一個拒絕簽署這樣聲明的。實驗的很多方面都排除了偽造圖片的可能性：目擊者都是帶自己的相機和膠片並且被告知不要借給別人用。這些相機是拍立得相機，排除了在暗室改動的可能。膠片當場沖洗，在此期間Serios被拒絕入內。並且目擊者可在任何時間檢測任何用品。

目擊者們將相機對準Serios，他說“現在”時他們就按下快門。當然，正常情況下他們只能得到Serios的圖像。但是有時他們會得到一張黑片或白片，更令人驚奇的是他們有時會拍到Serios正在想像的東西，比如說一座建築物。

這些相片可能是基於Serios自己見到過的事物（雖然經常會有些變形，比如說出現個別拼錯的單詞）。有時一個目擊者將目標的圖片帶來，並鎖在公文包內，所以Serios必須先用特異功能來感知它到底是什麼，然後再將它印到膠片上去。某些這樣的測試也成功了。

一種認為他可能作假的說法是基於這樣一個事實：Serios並不是總能成功，並且成功有時也是在嘗試一個或兩個小時後才實現的。這種說法認為也許這時目擊者們已經厭煩或者分心才使得Serios行使騙術。但是，Eisenbud反駁說一般在一張成功的圖片出現之前的其它圖片景象是逐漸變暗最終成為漆黑的，這使得目擊者能處於高度集中注意的狀態。而且Serios經常一次能產生很多圖片——最多時他經過60到80次嘗試產生了50幅圖片。

同樣，人們很難想像這裏怎麼可能作什麼手腳，雖然Serios自己或請其他人替他在相機前拿着一個“小玩意兒”，但是任何人都可以檢查其中並無圖片，另外，這個東西還經常是在現場用包膠卷的黑紙做出來的。而且Serios一次可以製造出多種類型的圖片，他若是行騙術的話，就要連做幾次手腳而不被那些特地來監視他的人所發現。最後一點是有時Serios可以在遠離相機66英尺處製造圖片。

當然，曾經有一篇文章對此作了所謂的揭露，雖然它完全談不上揭露。另外有一個叫詹姆斯·蘭迪 (James Randi) 的魔術師聲稱可以複製出 *Serios* 的現象，但是他從未成功過。Eisenbud 多次向他挑戰說如果他在同樣有專門技術知識的目擊者在場的條件下能製造出同樣的相片他將得到 1 萬美元，但蘭迪拒絕接受挑戰。有一名魔術師不滿足於在遠處憑空想象是怎麼回事。當他前去觀察了 *Seriors* 之後說：“這種條件下採用魔術技巧是遠遠不可想象的。”

#### Nina Kulagina

近來來另外一個在實驗條件下能展示意念力的人叫尼娜·庫拉吉娜 (1925-1990)，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她是列寧格勒的一名出色的資深人士，她和丈夫 (一名海洋工程師) 一直居住在列寧格勒直至去世。1963 年她被前蘇聯最著名的超心理學家 Leonid Vasiliev 發現，他對她進行了測試直到他 1966 去世。布拉格軍科院的科學家 Adenek Rejdak，列寧格勒生理研究所的生理學家和數學家 Genady Sergeyev，和其他幾名超心理學家主管這項研究，他們在 1968 年莫斯科召開的超心理學家國際會議上他們展示了關於她的影片。

這部使西方超心理學家注意庫拉吉娜的影片顯示了她多種類型的超常搬運功能如：移動密閉在塑料盒中的雪茄煙嘴，同時將幾個物體向不同方向移動，選擇性地移動散放在桌上的火柴棍。

雖然影片和前蘇聯的其他報告給人深刻的印象，但是西方超心理學家急於親自對她進行測試。1970 年和 J. B Rhine 在 Duke 一起長期工作的蓋澤普拉特 (J. Gaither Pratt) 來到列寧格勒拍攝了自己的庫拉吉娜移動物體的影片，接着在 1973 年，英國的本森哈伯特 (Benson Herbert) 和曼菲瑞德卡斯爾 (Manfred Cassier) 在列寧格勒的旅館中建立了一個超常物理

學實驗室。雖然庫拉吉娜因病身體虛弱，但是他們發現她仍能移動數英尺外的鹽水液體比重計。他們除了檢測有無細繩或金屬絲外，還將整個系統用帶電的屏風圍繞起來。在另一項實驗中，她試圖旋轉指南針的指針，將要成功的時候，她精疲力盡的坐到椅子上，當她一動不動的坐在那裏時，整個指南針在桌子上移動起來。

雖然西方科學家們對她進一步訪問的要求最終受到了阻撓，但是前蘇聯對超常現象有興趣或沒有興趣的科學家們繼續對她進行了研究。她一般被檢測有無使用細繩、磁鐵 (甚至用 X 線來檢測) 或者其它任何可以偽造意念力的東西，並且經常讓她移動密封在盒子裏的非磁性物體。1978 年測試過她的 USSR 科學院的科學家們草擬了一份證實她意念搬運能力真實性的有關文件。有關的研究工作因她健康情況不佳而在 1980 年中期停止。雖然她並未利用她的特異功能來謀利，也未發現有作假的迹象，但是前蘇聯的《人類與法律》雜誌在 1986 年發表了一篇指責她作假的文章，當她起訴這家雜誌時，前蘇聯科學院的兩名科學家為她作證，1988 年法院命令這家雜誌重新刊登撤銷聲明，這家雜誌照辦了。

### 三、第三種白烏鵲

心靈研究的第三類重複性來自於這樣一個事實：有史以來在很多時間及地點曾反覆地出現有關各種各樣的超常現象的報道。可以肯定的是：有些超常現象是某些信仰所特有的，比如基督教信徒中特徵性的皮膚紅斑。但是某些廣義類型的超常現象如：心靈感應、透視功能、意念搬運、靈魂脫體等現象在很多或者是所有信仰的人群中都有所報道。這些事實表明它們是“自然的類型”。事實也或許是這樣：在很多或者所有信仰的

人群中都出現過關於這些類型的超常現象的欺詐性聲明。但是這也許是根據真實情況所做的模仿性欺詐。如果情況不是這樣，就很難解釋為什麼在彼此分隔的不同社會中會出現同樣的聲明。

在本章中，討論僅限於兩種經常發生的超常現象：心靈感應和鬧鬼的現象。

### 心靈感應

或許最為常見的超常現象就是心靈感應。有這種能力的人在沒有任何明確的知覺的情況下產生出一種真實的關於身在遠方的人的境況的感覺。這往往是發生在危急的情況下如：身在遠方的人已經死了；處於危機狀態；發生了意外事故或身處危險之中。1970年在一一本名為《心靈感應》的書中斯坦溫森(Ian Stevenson)分析了160例過去的報道並附了35例新的案例。他選擇這些案例的標準是：1.感應者對身在遠方的人所處的情形有很強烈也很切近實情的感受，而又沒有任何正常的途徑得到有關的信息。2.感應者向其他人訴說這種感覺，或採取相應的行動，並且這種事實可被獨立地證實。3.感應者的言行是異常的，因而難於理解為是巧合。

雖然這些案例是最近發生的並且可被證實(而且不是匿名的，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對它們進行檢測)，但是那些認為超常感覺力不可信的人當然能找到理由來拒絕承認它們，或者簡單地將它們歸為異端。這部分的關鍵在於這些案例是可重複的，不同時代、地區的很多人都報道了類似經歷(有些人甚至有過兩次或更多的這類經歷)。斯坦溫森搜集了經證實的195個案例。路易撒瑞恩(Louisa Rhine)搜集的未經證實的自發超常現象中包括1839個意念感應案例。斯坦溫森對他自己所搜集的案例評論如下：

有可能我忽略了一個或多個案例的某些重要細節，以至不恰當地將這些案例歸入了超常現象，但是隨着案例數目的不斷增多這種可能性作為否定所有案例的根據變得越來越不合理了。我總共有195個案例，其中大部分案例至少有兩個目擊證人，有很多案例有三個或更多個目擊者。這些案例有很多個不同的並且是獨立的檢測者。在我看來，所有的檢測者都把觀察混淆了或者是被誤導了似乎是不可能的。遠為合理的解釋是至少在某些案例中事實和報道有足夠的吻合，以至我們可以據此作出判斷和理解。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至少可以把某些案例看作是超感覺能力的例證。

### 民間傳說中鬧鬼的現象

關於第三種白烏鵲的第二個例子，我要用大家熟知的被德語定義為：“*poltergeist*”的極其怪異的類型來說明。“*poltergeist*”的意思是民間傳說中敲擊作響鬧惡作劇的鬼。這個名詞表明了起初人們認為這種現象是脫離肉體的靈魂製造的。最近超心理學家們避免使用這個說法，而以“鬧鬼現象”，“鬧鬼事件”或其他詞來描述。更近的一段時期，一些超心理學家提出了“重複自發的意念力”(RSPK)這個詞。雖然這個詞不能完全取代“*poltergeist*”，但是它確實描繪出了這些現象的一個重要特徵，即它們在活動期間一般會重複發生多次。這對於通靈研究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多數大規模的自發現象只發生一次，或者是散發性的，使得人們不可能研究它們，除非進行回顧性的研究，但是由於多數鬧鬼事件有重複性的特點，超心理學家們有可能及時趕到現場觀察甚至可以開展實驗。

1967年在邁阿密發生的一個案例是超心理學家們進行實驗

的第一個鬧鬼案例。地點是在一家名為Tropication Arts的經營各種新奇物品的批發站，由拉伯漢姆管理並擁有部分股份。從1966年12月開始貨倉內貨物破損事件增多，拉伯漢姆將這歸咎於兩個店員的粗心大意。他們是一個叫朱利奧 (Julio) 的19歲的古巴難民，另一個年紀較大的叫海格梅爾 (Cart Hagemeyer)。1967年1月的第二個星期中，啤酒杯、盒子以及其他物品開始從貨架上掉下來，拉伯漢姆和他的工人們對此極力保持鎮定，生怕宣傳出去會影響生意。但是送貨工、顧客們甚至還有一個記者也目睹了此事，所以此事很快傳開。1月13日，另外一個店主劉易士 (Glen Lewis) (他不經常到店裏來並且對報道充滿懷疑) 趕到店裏，在他剛把貨物安全地放到貨架上後它們就掉了下來。同一天，公司的保險商也目擊了這樣的事件，並且認為貨架很結實，除非劇烈震動才能使貨掉下來。

第二天，他們叫來了警察，來到現場的警官克林 (William Killin) 認為拉伯漢姆是個瘋子，當他目擊了一些物品掉下來之後立即招來他的頂頭上司以防如果簡單地上報自己也會被認為是發瘋了。當他的頂頭上司和另外兩名官員到場後，他們也都目擊了這樣的事件。接着他們即使搖動貨架貨物也不會掉下來。

拉伯漢姆還帶來了一位名叫布魯克 (Howard Brook) 的職業魔術師，布魯克起初不相信這些報道，甚至還開了一個玩笑。但是當他和一個警察同時看到兩個紙板盒子掉下來之後，他們用繩索圈出了一個區域進行實驗。一個實驗中，他們放在架子上的兩隻啤酒杯掉了下來。在第二個實驗中，一雙杯子在另一隻杯子掉下來一個小時後才掉下來，但是並未摔碎。當時沒有員工在附近。

另外一個測試者叫史密斯 (Susy Smith) 她是一位超心理學通俗讀物作家。1月12日當她在做電台採訪時，在

Tropication Arts的一名藝術家打電話報告了這些奇怪的事情。史密斯和一名叫布亭 (Sinclair Buntin) 的東方航空公司的飛行員一起來到現場。當看到一隻煙灰缸掉到地上後，布亭檢查了貨架確認每件貨物都沒有放在貨架邊上。一個盒子在一個無人在場的區域掉下來後，他確定沒有機關或者細繩、金屬絲以及任何其它能使它移動的東西。朱利奧當時離貨架很遠。布亭親眼看到一件物品移動，他看到離他15英尺遠的一個盒子以30度角從貨架上斜着掉下來。如果不是被推了一下的話物體是不會以這個角度掉下來的。這和拉伯漢姆的姐姐喬治 (Joyce George) 女士所看到的現象相符合。她看到布魯克和一位電視台記者 (他在那兒想拍攝物體移動的照片) 放在架子上的一隻杯子在移動。喬治女士說當她正在看那隻杯子時，它快速移出架子飛向空中，接着徑直墜落到地上。

史密斯叫來了超心理學家羅爾 (William Roll)。他1月19日到達現場，羅爾的出現起初產生了抑制性的效果(在以前的調查中也發生過這樣的情況)。但是已經發生了足夠的事情使他確信值得作進一步的調查。羅爾1月23日到Durham參加通靈研究基金會領導成員會議，開會的當天，類似的事件發生了52件，幾乎是全體224宗事件的四分之一。這說明羅爾的在場具有抑制性的作用。

1月25日，也就是羅爾返回的第一天，他設立了一個目標區，這個區域可以處於嚴密的監視下，並且可以檢查有無細繩、化學品、以及任何可以提供正常解釋的東西。在這一區域內的所有物品都由羅爾親自擺放，這就可以明確掉落的物品來自何處以及移動了多遠距離。(一些先前掉落的物品顯然移動了一段距離，例如其中一件就落在了離原處約22英尺之遠的地方。)

但是這天什麼也沒有發生。這並不令人驚奇，雖然這不是因為羅爾的出現，而是因為朱利奧因感冒呆在家裏沒來。人們

已經知道他是整個騷亂的中心。同事們認為他是用把戲來製造這一切的。羅爾因此決定對朱利奧進行觀察而不能引起他的注意。第二天朱利奧回來了，物品又開始掉落了。在一項實驗中史密斯在目標區內放了一件鱈魚形狀的煙灰缸，朱利奧在它前面放了一個牛鈴，接着羅爾進行了檢查已確認沒有其他任何東西能模擬類似事件發生。幾個小時後朱利奧在離開目標區一段距離處和一名員工爭吵起來，這時羅爾對朱利奧也進行了觀察，就在這個時候煙灰缸掉了下來，而牛鈴卻紋絲沒動。大約二十分鐘後羅爾問朱利奧感覺如何，他說：“我不知道為什麼物品掉下來令我感到高興。”

1月27日超心理學家普拉特（Gaither Pratt）也來參加調查。為了不使他也產生抑制性作用，羅爾只對朱利奧介紹說他只不過是一個感興趣的朋友而已。以後的4天內羅爾和普拉特均在場（儘管羅爾經常離開倉庫以去除他的抑制性）又有10件物品掉了下來。在普拉特返回 Durham 後，羅爾又呆了2天。到了那時他在場的抑制性已經變小了，又發生了28宗事件，其中15宗他在場。一個案例中，他親自看到三個盒子突然掉到通道上。當時朱利奧就站在他身後，附近沒有其他人。還有10件物品移動了位置，其中一個是啤酒杯。它原來放在兩個小紙板盒後面，兩邊是牛鈴和Fanta瓶。所以它要移動位置就必須向上升到空中以繞開障礙。當朱利奧手裏拿着一把掃帚向羅爾走過來時那個杯子掉了下來。

在這個案例中，毫無疑問騷亂集中於某個人，即朱利奧。羅爾第一次到場時很長一段時間什麼也沒有發生。他問朱利奧感覺如何，朱利奧說：“現在我很緊張，因為沒有發生任何事情。”1月27日一些事情發生後，朱利奧說：“我感覺很好，我真的想念那個幽靈——我是說——不是幽靈，但是沒有發生事情時我很想念它。”根據Gardner Murphy的觀點，羅爾推測物體破損是釋放緊張情緒的一種方式。這種推測部分是基於

以後的心理學研究表明，朱利奧當時處於心情很不穩定的狀態之中，常出現他不可接受的攻擊性情緒和衝動，所以他無法直接表達出來。就在事件發生前不久，朱利奧的繼母曾告訴他必須從家裏搬出去（他在12月搬出了家）。在他離開了Tropication Arts以後，從他新的工作的地方又傳來了物體移動的報告。

## 四、第四種白烏鵲

第三種白烏鵲涉及自發的現象，第四種白烏鵲涉及在實驗室中重複發生的超常效果。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現象通常其規模要小得多，能感覺得到的特異功能經常不引人注目：有時只能用統計分析來查明那不只是偶然事件。但是這種超心理現象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幾個原因：首先，這種現象是在嚴格控制並且是可廣泛重複的條件下產生的。對許多人特別是科學家來說，只有在這種條件下產生的現象才是可信的。其次，這種現象是發生在普通或接近普通人身上的，所以它支持以下的觀點：第二種白烏鵲所擁有的特異功能只不過是廣泛或可能是普遍存在的超感覺力和／或意念力的個別特別突出的體現而已。最後，雖然這種現象所顯示的特異功能很弱，但是卻使得某些人具有更強的特異功能的說法更加可信。

### 超感官感覺力的實驗室證據

超感官感覺力的實驗室測試有兩種類型：受限制選擇和自由回答。最常用的受限制選擇實驗之一是用一副有25張ESP（或Zener）卡片的紙牌，每副牌包括5套卡片，卡片上有標準的圖形（圓圈、十字、星形、波浪線、正方形）。靠偶然性每人每輪只能猜中5次，但是卻有一些人一直能猜中高分。

Duke 的 J.B.Rhine 早期研究工作中有這樣一個受試者。他叫胡伯特·皮爾斯 (Hubert Pearce)，是神學院的學生。實驗由 Rhine 的助手 Gaither Pratt 進行。在一輪實驗中，Pratt 在物理系樓中，皮爾斯在圖書館，距離約 100 碼。這項測試是關於超感覺的。每分鐘 Pratt 從剛洗過的一副牌中取出一張，面朝下放，自己也不看它。皮爾斯這時記下他認為是什麼牌。在 12 輪中，他平均每輪猜中 9.9 次。另外一組實驗是皮爾斯在醫學院進行的，距離 250 碼。總共進行 74 輪，也就是 1850 次猜測，皮爾斯猜中了 558 次（而不是憑幾率能猜中的 370 次），平均每輪猜中 7.1 次，憑偶然性得到這種結果的幾率是 220 億分之一。

另外一種限制性選擇實驗是讓受試者做出兩種選擇。Pavel Stepank 是一個來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圖書管理員，他經常在這種採用一面是綠色另一面是白色的卡片的測試中取得成功。這些卡片分別被放在信封中，這些信封輪流放在不透明的盒子中。卡片隨機插入信封，測試者本人也不知道卡片是哪一面朝上。一項 500 輪的實驗中，Stepank 的正確率是 53.9%。憑偶然性得到這種結果的幾率是一百萬分之一。從 1961 年到 1971 年，來自不同國家的研究者們對 Stepank 進行了 10 年的研究，他成為 27 篇研究報告的受試者，總能得到明顯高於偶然的得分。

另一項使用普通撲克牌的限制選擇實驗要求受試者將花色和數字都猜出來。一個成功的受試者是 Bill Delmore。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受試時他是耶魯大學法律系的一名學生。46 輪中每輪猜 52 次。他包括花色和數字都猜中的有 6%，按幾率則不到 2%。憑偶然性得到這種結果的幾率是  $10^{30}$  比 1。尤其令人驚奇的是他“自信的叫牌”，叫牌時他認為自己猜對了，20 次這樣的叫牌中有 14 次是正確的。

### Ganzfeld 實驗

雖然這些結果給人很深的印象，但是最能改變超心理學領域以外科學家的態度的實驗是 Ganzfeld 實驗（超感官感覺全領域實驗）。這些實驗的依據是以下觀點：（我自己的懷特海主義的觀點也支持它）雖然超感覺力經常發生，但是由於它比能感知的知覺弱，並在一般情況下被後者淹沒，所以人的意識很少能感覺到超感覺力的存在。Ganzfeld 實驗採用了多種方法來使感官輸入減少到最低；受試者眼睛上放半個乒乓球，通過耳機輸入輕微噪音；受試者躺在或坐在舒適的躺椅上。一個令人鎮靜的噪音讓受試者逐漸放鬆。受試者放鬆後另一間屋子的傳送者將注意力集中到一副圖片上，這幅圖片是計算機程序隨機挑選的。（程序首先在 36 幅中挑選 4 幅，再從這 4 幅中選出一張。）

一個實驗中選定的圖片是國家地理雜誌中的一幅照片，上面有一輛小型輕便汽車在彎曲的鄉間道路上行駛。（另外三幅圖片是中國貴族、花、停車場上被雪堆圍繞的幾排汽車）。受試者說：“我不斷看到馬……有條路……一條鋪滿小圓石的路……一幅在疾駛的汽車上的畫面，我可以看到後視鏡……有一種快速前進的感覺就像在汽車或火車上一樣，走得很快……有一種身處鄉村和廣闊空間的感覺……我有開車到鄉村的感覺。

實驗結束後，試驗者將一套複製的圖片拿給受試者，讓他說出哪一張被傳送了。（之所以用複製的圖片是為了確保避免感覺上的暗示，比如傳送者的指印會干擾結果。）這項特別的實驗中受試者毫不遲疑地指着那張目標照片說：“就是它——這就是我所看到的。”

在某些其它實驗中受試者不能確定或挑選了錯誤的圖片，但是有眾多受試者參與的實驗的結果有明顯的統計學意義。

1978年，這些研究的先驅者 Charles Honorton 計算出 42 項實驗中有 22 項或者說 55% 的實驗有顯著的統計學意義，而按照偶然性只應當有 5%。而後與批評家的討論使結果下降到 45%，這個數字仍有顯著的意義。如果把注意集中到採用“直接命中”計分法的 28 項研究時，成功率是 43%，這種情況隨機發生的幾率不到十億分之一。

### 元分析

對於 Ganzfeld 實驗的爭論導致了應用於多種社會科學的元分析在超心理學中的應用，哈佛大學的 Robert Rosenthal 是其最著名的倡議者。元分析將某些統計程序和進行不同程序的聯合研究的規則結合起來，所以它可以將來源更廣的實驗對象的結果定量。元分析的一個特徵是對每組實驗量化編碼，以便將由於做假、實驗者的無能或者統計上僥幸得出陽性結果的可能性估算出來。元分析也可以計算需要多少被忽略不計的、無顯性結果的實驗才能將有顯性結果的實驗帶到有統計學意義的程度以下，從而解決“文件 - 抽屜”問題。

結果在多數人看來都是有說服力的。Honorton 將元分析應用於 Ganzfeld 實驗研究中和 CSICOP 成員 Ray Hyman 進行辯論後，英國數學家 Christopher Scott (一個著名的超心理學批評家) 稱 Honorton 的推理是“我所見過的證明 ESP 存在最有說服力的論據。”Robert Rosenthal 分析了 28 例直接命中的實驗結果之後估算隨機情況下受試者可以猜中 25%，但 Ganzfeld 實驗中受試者猜中的比率是 33%。雖然 Rosenthal 認為要得到更加準確的判斷還需要“更加接完美的研究”，他也說如果認為還需要更多的資料或者將結果歸於偶然性都是不合理的。(他以前從未對超心理學公開表明立場。)

順便提一下，Rosenthal 不會將結果歸於欺詐或不合格：他作為作者之一在給主管美國軍隊資助研究的國家研究議會委

員會的一份報告中說“要提高人的能力超出正常範圍，從研究質量來講超心理學比其他領域更值得評估。”Ganzfeld 實驗在總分為 25 級的評估中獲得了 19 級的評分而其它非超心理學只得 3 到 13 級。但是盡管如此，委員會主席 John Swets 還是——既在情理之外，又在意料之中地——讓 Rosenthal 撤回報告中有關超心理學的部分。(Swets 過去拒絕將任何超心理學家接納入有關超心理學問題本身的委員會。他所任命的該委員會的主席 Ray Hyman，很難被認為是中立的法官<sup>(2)</sup>。另外一名 CSICOP 成員 James Alcock 公開聲稱科學必須是唯物的，所以超心理學不可能具有科學性，他被任命為超心理學會的外部專家。) 雖然 Rosenthal 拒絕撤回報告，但最終文件《提高人類能力》的超心理學部分中沒有提及 Rosenthal 的報告，而是引用了 CSICOP 成員們的“結論”。)

Ganzfeld 實驗尤其是利用了元分析，在科學界產生的重大轉變之一是長久以來為人熟知的標準的《心理學簡介》的作者們——Hilgard 和 Atkinson 在 1990 版中首次加上了有關 psi 現象的部分，他們說他們的觀念的變化來自於 Ganzfeld 實驗程序對心靈感應進行的最新研究<sup>(3)</sup>。

(2) Hyman 曾著文說超心理學應當被看作是一種“病理科學類的科學”。(『病理科學類的科學』。見《遭遇超心理學》R.A. McConnell 1980, 156-64。) 最初，Hyman 認為病理科學類的科學不僅包括科學家們提出的“奇怪的聲明”(比如：“某些人能將思想投射到膠片上的科學證據”)。而且還包括某些科學家對這些聲明所做出的不理智的反應。(157, 161) 然而到了文章的最後，病理科學類的科學只能與“奇怪的聲明”等同了，奇怪的聲明指的是在其它方面有成就的科學家們的“失敗及愚蠢”。(這篇文章後來與批評意見一起被重印了。見 Ray Hyman 《難以捉摸的探索：對通靈研究的科學評價》[Buffalo: Prometheus, 1989], 243-51)。

(3) Rita Atkinson, Richard C. Atkinson, Edward E. Smith, and Daryl J. Bem 《心理學簡介》第十版 (San Diego New York

1986年Honorton和Hyman進一步爭論的結果是一份聯合公報，他們同意採用一套方法論標準進行進一步的研究。1989年Honorton和同事們提交了11項符合這些標準的Ganzfeld實驗，其中10項有肯定性的結果。這些更加接近完美的研究中直接命中總的成功率是34%，實際上只比Rosenthal據以往研究得出的結果高1%。該事件隨機發生的幾率超過2萬比1。將這些結果和以往28項採用直接命中法的研究合併起來的話，與偶然性的比值超過10萬億比1。Richard Broughton總結說雖然不是每個人都能這樣做，對一個有能力的試驗者來說Ganzfeld實驗是可重複的。

### 意念力（PK）的實驗證據

關於ESP，我們已經知道在Rhine在Duke大學做的實驗室測試之前已經有過多種類型的實驗。意念力的研究歷史也是這樣。對自發的及巫術現象進行了幾十年研究之後，實驗超心理學家們想讓PK實驗像猜卡片實驗一樣進行統計學分析並且嚴格控制。在Duke最初設計的實驗是試圖影響下落的骰子。這些測試並沒有得到以前ESP測試偶爾能得到的高分，而且總的陽性效果雖然有，但也很弱。因此對於批評家來說就可能以記錄不準確、實驗設計缺陷、或者統計的僥幸等理由來否定這些結果。

但是，後來的實驗應用了元分析。一篇題為“意念力對下落的骰子的影響：元分析”的文章中Dean Radin和Diane Ferri分析了148項研究。這些研究中受試者試圖用意念力使

Harcourt Brace Jovan Ovich, 1990)闡明了由資料主宰的和經驗性的態度。這些作者批評了那些以不可能性未根據來否定psi的那些人，認為這種判斷是不科學的，真正的問題是經驗性的現象是否能被科學的標準認可。

骰子的某一面向上。在共包括2500個受試者和250萬次擲骰子的實驗中，他們發現隨機計算應有5%的研究有顯著性，實際上44%有顯著性。（31項對照研究沒有顯著性結果）這種情況隨機發生的幾率為 $10^{70}$ 比1。即使用多種方法學質量標準對每一項研究編碼後，結果仍有極高的顯著性。對因“文件-抽屜”問題打折扣的結果來講，未報告研究於被報告研究的比率應當是121比1，遠遠超過Rosenthal設定的5比1的安全線。

### Macro-PK和Bio-PK

對微觀意念力開展新研究的同時，舊研究的重新評估也在進行。一些超心理學家已將注意轉向宏觀意念力（Macro-PK），意思是可以直接觀察到的意念力。我已經對Daniel Home、Nina Kulagina、Ted Serios和Miami的實驗進行了描述。列出這麼多有關宏觀意念力的實驗後，我在此再介紹一些介於宏觀意念力和只能靠統計分析發現的意念力之間的研究。

這種實驗的一種涉及生物意念力（bio-PK）或者生命系統的意念力。蒙特利爾（Montreal）McGill大學的心理學家Bernard Grad對一個名叫埃斯特班尼（Oskar Estebany）的治療師開展了一些這種類型的實驗。一個實驗中，小鼠經一定飼料餵養後誘發甲狀腺腫大後分為三組。Estebany手握裝有實驗組小鼠的籠子以產生治療效果。另外，一個對照組不做任何處理。兩個對照組小鼠甲狀腺生長速度沒有差別，但是治療組小鼠甲狀腺生長速度明顯下降。

第二個實驗中，Grad從300隻小鼠的背上各取下一片橢圓形的皮片（約 $1.9\text{cm}^2$ ）（術前都經麻醉）。300隻小鼠被隨機分成三組。Estebany試圖使其中一組小鼠加速愈合，他每天將手放在鼠籠周圍2次，每次15分鐘，一些醫學院的學生

對第二組小鼠進行類似處理。第三組小鼠的鼠籠每天只放到桌子上兩次，每次 15 分鐘。採取措施 15 天以後，兩個對照組的小鼠之間沒有差別，而治療組小鼠的傷口明顯小於另外兩組。

**Grad** 對埃斯特班尼改善水質促進植物生長的能力也進行了檢測。埃斯特班尼將裝有鹽溶液的瓶子放在兩手間進行處理，接着澆灌兩排大麥種子。一排用處理過的水，另一排用未處理過的水。（澆水的人不知道那種水是處理過的。）用處理過的水澆灌的大麥種子生長速度明顯加快。以後的幾個實驗都證實了這種效果。**Grad** 喜歡用動物、植物、甚至是無生命的東西進行“治療”實驗是基於一個理由：這樣做排除了那種認為這類效應是由於催眠或其他方式的暗示所產生的作用的普遍觀念。

### 中國進行的意志力實驗

**Grad** 發現埃斯特班尼處理過的鹽溶液改變了它們對紅外線的吸收頻道，這將他的研究和中國報道過的幾項研究聯繫在一起。**1990** 年，從清華大學化學和生物學系調到北京高能物理研究所的陸祖蔭（Lu ZuYin）對著名的氣功師和治療師嚴新作了一系列的實驗。嚴新的任務是在一段距離以外（通常是 7 公里到 10 公里）對多種生物或化學試劑發功。**Broughton** 對結果做了以下總結：

利用美國產的 Raman 激光色譜儀，陸祖蔭的小組觀察到了普通自來水特徵光譜的明顯改變，在處理後立即在光譜攝製儀上  $1970\text{cm}^{-1}$  處出現巨大峰值，……正常情況下 0.9% 生理鹽水在  $246\text{cm}^{-1}$  處出現特徵峰，但在處理後很短時間內該峰值消失或轉移到  $237\text{cm}^{-1}$  處……嚴新對 50% 的葡萄糖發功後使其正常的一個峰消失而其它峰集中起來。所有的實驗可被重複幾次。研究者們說這些現象說明溶液的分

子結構暫時發生了改變。……該小組報道嚴新用類似的方法使一些化學反應在不應該發生的條件下發生，並且能改變 DNA 和 RNA 之間吸收紫外線的特徵。

中國進行的一些其他意念力實驗涉及張寶勝。從 **1982** 年開始科學家們在北京對當年 **30** 多歲的他進行了研究。但不幸的是西方科學家沒有獲准對他進行研究，**1984** 年以後軍方控制的太空醫學工程研究所以外的科學家們也不能接近他。我們所擁有的資料可以表明他是另外一個當代的“第二種白烏鵲”。

張寶勝的一種特異功能是將一些小物體移進或移出密封的容器。**1983** 年北京師範大學物理系的林書煌（Lin Shuhuang）領導的一個由 **19** 位科學家組成的小組對張寶勝進行了 **6** 個月的研究。一項實驗中，他們將化學處理過的紙裝在不可逆轉的密封瓶中，大家從各個角度對他進行觀察，5 分鐘之後紙移出了管子而密封卻完好無損。第二項實驗中他可以移出活的昆蟲。**1987** 年研究小組在太空醫學工程研究所對張寶勝進行了研究，最終以電影的形式將他們的工作公之於眾。（他們因此獲得了當年空間飛行科的科學進步獎。）據報道電影顯示他使一粒藥片移出了密封的小玻璃瓶，以每秒 **400** 幅速度拍攝的膠片上有 **3** 幅畫面顯示了移動的過程。（這種快速的移動可以解釋為什麼對觀察者來講物體不是移出瓶子的，卻像是一會兒在瓶子裏再過一會兒卻在瓶子外。）**1990** 年中國人體科學雜誌刊登了一篇有關張的幾個實驗的報道，結尾處有幾張照片顯示藥片自他的手裏拿的瓶子底部移出來。

### 關於 ESP 和 PK 的結論

有關 ESP 和 PK（顯然我只列舉了幾個例子的概述）的證據似乎已經足夠了，對這些證據的嚴正關注對於絕大多數的人

來說都是足以使人信服的，除去那些死抱住唯物主義和感官主義世界觀的人以外。持上述世界觀的人認為ESP和PK是根本不可能的。

〔呂英謙 趙亮 山松譯〕